



濤狂的外塞

張季純作

大眾出版

社刊行

濤狂的外塞

作純季張

抗戰戲劇叢書之四

社 版 出 衆 大

1938

目 錄

塞外的狂濤·····	一
察北的風·····	三九
羣力·····	七七

塞外的狂瀆

官報單事史料徵輯會

時：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

地：察哈爾商都與綏遠陶林中間一個小村裏

人：李鐵牛（團長的衛兵）

老翁（農民）

劉排長

兵一

兵二

某國特派員

高麗兵一

高麗兵二

景：

口外一個農人家裏。

這是一座頗爲寬大的房間，正中陳設着粗笨的桌椅，一邊廂是通院子的門，一邊廂是一個長方形大匣，門旁一個角落裏安設着爐皂等喫飯傢俱，匣前一個小門通進套間去。

像秋風將落葉吹光了一般，房子裏除開一些不便攜帶的家私外，所謂「細軟」的物件，一點也沒有。這情形一定是經過了非常的變故，否則怎會像這樣一座廢墟呢！

開幕的時候，李鐵牛一個人在房子裏。他是個四十左右的大小夥子，穿一身破舊軍裝，天生就一種樂天主義的性格，一舉一動很有點俗語所謂「優而瓜啣」的味道。這廢墟般的房子在他眼睛裏並不發愁，所以一面在

拾掇房間，一面還呼着他記憶裏的「軍歌」。

鐵牛

(糝糊地哼)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逞英雄……

(把椅子放周正了，看見一支匠桌放在爐皂上，於是取過來放在匠上。)

還有張翼德，

當陽橋上擋，

刺里嘩啞響兩聲，

橋斷兩三根！……

(忽地注意到套間的門，好奇地走過去。) 咦，這裏還有一間！(他走進套間去。片刻，一陣老年人的呻吟聲，由裏邊傳出來。他從容地離開套間，

站在匠角前，像着了魔般傻笑起來。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他越笑得厲害，裏邊的呻吟聲也越隨之而增；最後，他雖不再笑了，呻吟却仍舊延長下去。）喂，老鄉！那塊兒不對勁，要我來給你瞧一下吧？

（一位年近八十歲的老翁，侷促而僵傻地出現在套間門邊：瘦削的面孔上塗滿了污穢；襤褸的裝束外邊披着塊破舊的被單——也許是爲了冷，但也說不定有別的用意；橫身顫抖着，好像有無限的恐懼沒法招架一樣。）

老翁 老總！可憐一下我這老骨頭吧！一村子人都逃光了，可是我……我……（又悲痛地呻吟起來，活像生理機構上出了什麼毛病似的。）

鐵牛 喂，老鄉！你是怎麼了？剛才在裏面（指套間）匠上，圍得好像個大草包；我正說待會兒提到院子裏去餵餵馬呢，不想才去動手，你就哼哼起來了

。哈哈哈哈哈！……

老翁（哀求）唉！老總……老總……你……你笑什麼？

鐵牛 一個人裝成個大草包，還不可笑麼！哈哈哈哈哈……

老翁 唉！

鐵牛 儘管咳聲嘆氣幹什麼；村裏只有一個人了，難道還嫌不夠寬綽嗎？

老翁 老總，求你可憐可憐吧！這樣倒楣的年頭，只有老百姓們喫虧呀！啊，

真是末劫年！我活了快八十歲了，都沒有聽說過這樣年月！

鐵牛 喂，老鄉！幹嗎儘來這一套，是誰委屈了你麼？告咱鐵牛說，管保你受

不了冤枉。

老翁 什麼，老總？你說是……

鐵牛 我說：我叫李鐵牛。清楚嗎？我們的大隊就在後邊——咳咳，有一團人

呢！清楚嗎？要是有什麼壞東西們對不住你，告訴我，決不同他講客氣！

清楚嗎？咱鐵牛就是這種性子：人家裏都供養着關老爺，菩薩，孔聖人

，咱心裏却只認得一個李逵！

老翁 是的，老總。（放心地接着圈邊坐下；並且把披的單子取下來放在圈

上。）

鐵牛 喂，老鄉！小心着了涼啊，你那樣哼呀咳呀的。

老翁（指單子）你說這個麼？不要緊，剛才我怕老總是從鬼子那面（指東邊）來的，才拿單子蒙起來；誰知竟給你看見了，我就只好哼哼起來。

鐵牛 噢，你原是裝的呀？哈哈哈哈哈！老鄉，我實話告訴你，你可知道我們正是從東邊——商都縣那裏——開過來的；一排哨兵已經往西面去了，我呢，在這裏給團長預備一間房子。

（老翁驚懼地跳起來，想逃走。）

鐵牛（接着說）你這間房子倒不錯，一來很夠寬綽，二來桌椅爐皂都沒有毛病；頂好還是這個小套間，要是團長住到這裏，隨便放些什麼東西，倒是滿方便。（得意地開始了他的工作：看看爐皂，看看桌椅，看看房裏的一切。）

老翁（哀求）老總，讓我走了吧！我知道你老是好，可是……可是……唉！一家人，一村子人聽說有隊伍要開過來，大家都逃開了，可是，我因為這兩條腿也不當自己的家，又是生長在此地，所以總不肯離開這個地方！那一天，大夥一同逃到西面去，我也跟隨着走了三四里，可是這條腿上不來了；後來，我就狠了下心，也沒有告家裏人說一聲，就悄悄地歇在路邊，等村子人走的影子也不見了，才又回到這裏來。想不到……想不到真個有隊伍從那邊來了！啊，我還是走開吧！（向門走去）

鐵牛 老鄉，你……你要到那裏去？

老翁 既然是從東面來的，你們同……同……（不敢說）同那個……那個一定是——氣，一定要欺負我們中國人，我看我還是逃進口裏去吧。

鐵牛（抓住老翁的領口，惡恨恨地。）什麼，你說我們同那些小免仔子是一氣？誰同你說的！咱鐵牛雖然口外跑了幾十年，誰不知道俺的老家在洪洞大

槐樹底。上禮拜團長給弟兄們訓話，只管瞪了眼睛釘住咱鐵牛說：「專爲刀下鬼，不做亡國奴！」老子們正要去打鬼，你怎麼倒罵俺是私通鬼子呢？（氣憤憤抓起了放在匣上的大刀）說吧：「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你這些話是從那兒說起的？

老翁（見他執着大刀要砍下來，吞吞吐吐地。）老總，你說你去打日本難道日本是在西面麼？西南是綏遠，是歸化城，是陶林，是薩拉齊，是……不像東面的熱河，和我們這兒察哈爾的地方，教那姓湯的小子獻給鬼子了！

鐵牛（沮喪地把刀放下）是的，是這個樣子。可是我們怎麼會往西面開呢？

老翁 老總，你問我嗎？

鐵牛（憤然）老鄉，你不要走，你還留在這兒。這年頭，我們中國人那兒還能自己打自己，我也不在這兒拾掇了，我要返回去告弟兄們說，我們要向後轉——把槍口朝着東邊！

（老翁目瞪口呆莫明其妙。李鐵牛把大刀掛上肩，走向門去。忽地，外邊傳來軍號的聲音，分明是有隊伍開到這裏了。）

老翁 哎呀！來了，來了！（慌忙躲進套間去）

（李鐵牛正在門裏遲疑不決，軍號聲已經停止了。）

鐵牛（自語）媽特個皮！老子拚着腦袋不要了，也得給弟兄們說一聲！（李鐵牛剛要轉身出去，劉排長帶了兩位弟兄已經從外面進來。）

鐵牛 劉排長！糟……糟糕了！

排長 出了什麼事情？

鐵牛 不能說！不能說！我……我……我要給大夥弟兄們說，不……不……不能幹了！

兵一二 究竟有什麼事？

排長 前哨來報告過什麼嗎？

鐵牛 不是。是，是我們走錯路了！

排長 你聽誰說的？

鐵牛 我們跟着團長打後套開過來，不是說去打鬼子嗎？現在怎麼不向東面去，却要往西邊開呢？

排長 老李，這是命令啊。在商都時候你沒聽王×長訓話，說這兒有土匪嗎？大概把土匪打下去，再去打鬼子吧。

鐵牛 那一天？

排長 就是剛開到商都縣那天晚上。

鐵牛 啊，對了。那時我正掛號出來了。可是，……

排長 怎麼樣？

鐵牛 我聽得有人說，西面倒沒有什麼，東面才不保險呢！

排長 是的，這一路上倒不像有什麼，不過——待一會看看前哨的報告再說吧。
。現在我們已是開到這裏了，先停下來歇歇腳，喫點飯，再作道理好了。

鐵牛 我告訴你：我們從後套，繞路百靈廟那裏開過來，爲的是要打欺負我們的日本鬼子；要是還跟以前一樣中國人自己打自己，我鐵牛說成什麼也不幹！

排長 是啊，我們大家都是這意思，我親自向弟兄們起過誓：誰不真心去跟鬼子打，誰就不是中國人！

兵一二 對了，誰去做漢奸，不愛國，就不是他娘養的！

鐵牛 對！我們大家一塊兒幹，我鐵牛要有二意，也不是俺娘養的！要是團長，營長，連長他們敢不走正路，我鐵牛就對不起他們！（拿下大刀來，好像當下就想砍了誰似的。）

排長 是啊，你老兄那牛勁兒俺知道！

鐵牛（得意地敘述）不要看咱二十多年了還是一個爛衛兵，其實團長進營盤時候，還跟咱在一個棚裏處過呢；以後幾次仗打的他升起官來，那一回不問

問咱要不要高升點兒？可是咱一見那種給弟兄們看見了就要「立正！」「舉槍」！真有些惡心氣；就說，升官兒幹啥呀，見了老弟兄們那樣覺覺扭扭的！咳咳，就這樣，一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

排長 那算什麼，誰不曉得在團長跟前你比營長都嗅香！

鐵牛 說的什麼，也就是這一點點兒，才對了咱的牛勁啊！哈哈哈哈哈！（靜了一會，劉排長查看着這座房子。）

排長 噢，這間房子是給團長預備的嗎？

鐵牛 是哪，在口外像這樣房子，就算很不錯的呢。熱河倒是好地方，還有一座老佛爺避暑的行宮，可是也教姓湯的小子送掉了！

排長 不要提了，國家大事要不是給他們糟踏，還會壞成這樣麼！喂喂，我還要到外面給後邊的大隊安置下地方，你在這裏要忙不過來，教他兩位幫幫你的忙吧。

鐵牛 這裏倒沒有什麼，就是火還沒有燒起來；我看就要他兩位在這兒燒點水

，歇一歇好了。要是前邊的確平安無事，我們還得開拔到東面去。

排長 是的，我想團長大概也是這意思。（向兵）你兩個先把火弄起來，我到外

而轉一下看看地方。

兵一二 是，排長！

（劉排長轉身要去。）

鐵牛 喂劉排長！我們一塊出去，一塊去把剛才起的誓給諸位弟兄講講，誰要

是不那樣……

兵一二（搶着接上去）誰要是不打小鬼，先把他小子解決了！

鐵牛（獎勵似的，拍着兵二的肩。）對！這樣才不愧是我們的好弟兄！

排長 好了，我們去吧。

鐵牛（又得意地哼起他的軍歌）

三國戰將勇，

首推趙子龍，

長坂坡前……

（已經快走去了，忽又折回來。）喂喂！喂喂！我……我還忘了一件事情！

兵一二（驚奇）什麼事？

排長 啊？

鐵牛 一件頂妙的事，要是你們不好好當心，會給嚇一跳的！

兵一二 啊？

鐵牛（指套間）那裏邊有個白鬚老頭兒，搖身一變就是一個大草包！

排長 別說笑話了，這村子裏窮得連條狗也沒有，那兒會有這樣妖魔古怪！

（說時遲那時快，套間裏的呻吟聲又哼起來。）

兵一二（慌忙托起槍對準了套間，眼盯住劉排長不知道該開槍不該。）啊，真

的？

排長 呃，這裏還有人？是……是不是奸細？

鐵牛（故意拉住劉排長，做出要走的樣子。）我們走吧，是不是奸粗奸細，待

一會他們總要報告你的。

排長（想起自己的職務）不行，我得給官長報告！

（劉排長正要走進套間去，老翁已跟蹤地走出來。）

老翁（哀求）老總！老……總！

排長 說：你是幹什麼的？

老翁 我……我……

鐵牛（不知怎地又引起了他的傻笑）哈哈哈哈哈！

排長 說：你是什麼人？

鐵牛 哈哈哈哈哈！

排長（善意而警告地向鐵牛）喂，收起你的機關槍吧！

老翁（畏縮地躲在角落裏）哦！機關槍？機關槍？我怕！

鐵牛 這才堂皇地走到老翁前邊，用手挽過他來。不要怕，老鄉！那裏有什麼機關槍，那是說我笑起來，就好像格格格格地放着機關槍哩。

老翁 唔唔，原來這樣呀？老總，你……你是好人；給我講個情吧，不要……不要教他們開槍！

（劉排長見他倆很親熱，教兵把槍收起。）

鐵牛 劉排長，你看：這還不是個白鬍老頭兒麼！可是他把這個（拿起匣上那條被單）一蒙，就活像一個大草包。不瞞你們說，不是我從娘胎裏帶來就

胆大，剛才幾幾乎要給嚇壞呢！

排長 不要講這些，他到底是個幹什麼的？

鐵牛 一個老百姓。因為年老了，腿上不來，弄得一村子都走光了，却單單留

下個他。你以爲是好細麼？要真是那樣，我早拿大刀送他回老家了，那還會叫他哼哼到這時候！（轉向老翁）喂，老鄉，這都是咱們自己弟兄，都起過誓要和他媽的小鬼拚一下；現在大夥在這兒等等西面的信兒，要是平靜無事的沒有土匪，大家只歇一歇，收拾點飯，就要往東面開拔！

老翁 是，老總！不把鬼子打走了，我們中國人真沒有太平日子！

鐵牛 噲，你聽呀！

老翁 是……是，老總！

鐵牛 現在我同劉排長要到村子裏走一下，你呢，幫助着咱們自己弟兄，弄點柴，燒燒火，

老翁 是……是，老總！

鐵牛 好了，我們出去吧。

（李鐵牛同劉排長一同出去。兩兵士將槍枝和身上背的東西都放在匾上。）

老翁（走到爐邊）老總，我來把這火燒着吧！

兵一 好的，你幫我們來燒着好了。

（向兵二）呂得勝，我在這兒把爐台拾掇拾掇，你同老頭兒外邊去揀點柴火吧！

兵二 好，我們倆找找看吧；不過這兒地面窮得精光的，揀起來也不過是些草草棒棒。（向老翁）噲，老鄉！我說你們這兒怎麼是個這樣倒楣的地方。人啦東西啦連一點也沒有！

老翁 唉，老總們，不要提了！前幾年荒荒亂亂的，家裏就是有點東西，也不願意擺出外邊來；現在呢，又加上鬼子，在這兒橫行霸道，誰還敢再預備什麼呢！前一向一個打關東回來的人說，鬼子把那裏佔了以後，不只把我們的錢啦東西啦都拿了去，有時候還要教你挖下坑子，逼住你活埋你的老婆，孩子和自己！唉，我們老百姓活在這個年頭，活在這個地方，不要說有

什麼好東西，就是那些粗的爛的，也要給藏放起來，決不能讓他們欺負了我們的人，再去受用我們預備下的東西！真是，這年頭，我們中國人中國地方還能算數麼！（悲傷起來）

兵二 老鄉，不要難過；只要我們齊心，總會把狗的打出去！

兵一（有點急性）哎呀，呂得勝！只嚷嚷火就會着了麼！

兵二 好，老鄉！你先領我打柴火去，待會兒把火燒着了，我們再說別的。（想要去）

老翁（向兵一）老總，你老不要着急：那爐台好好的，一點也不要你再拾掇；燒火的柴，外邊去那兒揀得了許多！（向兵二招手）喂喂，進來吧，好許多的柴，我都埋在這裏邊那個匣火爐坑裏兒哪。

（老翁和兵二先後進了套間。兵一蹲在爐邊，等候着他們把柴火拿出來。片時，兵二拖了一大捆柴出來，放在爐邊跟前。）

兵二 咳，裏邊那樣一大堆，要我倆揀一天去也揀不來。待會兒那邊要起火做飯，司務長也不要發愁了。

老翁（在套間裏）老總，這裏又抽出一綑，啊喲……啊喲，你幫我來拿拿吧！

（兵二向套間走去。）

兵一 成了，燒完了這些再取吧。

兵二（停在套間門口）老鄉，不要弄了；待會兒用完再取吧。

（兵二過去幫助兵一折柴燒火，老翁從套間走出來。）

老翁 那已經夠了麼？要用裏邊還多着呢。不瞞老總們說，大家打算離開這兒的時候，把帶不了的零碎傢伙，米麵雜糧都埋藏起來了；不說一點點乾柴，就是想找點喫的喝的，鍋啦碗啦，我老漢都能幫忙。咳，說句良心話，我們中國人的東西給中國人喫了用了怎麼也可以。可是總不能預備下給欺負我們的鬼子來受用！

兵一（感激地）是的，「親不親，一鄉人」，我們現在頂要緊的，就是大家聯合起來，把那些狗養的打出中國的地界去！

老翁 要是能那樣子，我們也不要東逃西躲了！

兵二 老鄉，我告訴你：逃啦躲啦都不頂事；頂要緊的還是得打；關外的三省地方，熱河，要不是逃啦躲啦，那兒會那樣快！現在我們這兒察哈爾，大家要再起來一逃，還不是給他的一樣佔了麼！

老翁（想了一會）對對對！我們是應該跟他們打，可是我們老百姓們，拿什麼和人家打呢？

兵一（興奮地站起）我們有槍砲的，拿上槍拿上砲和他們幹；老百姓們有鋤頭鏟頭的，拿上鋤頭鏟頭和他們幹；也可以一咕嚕都給趕走！呂得勝，你說是不是？

兵二 怎麼不是！大概想做亡國奴，想當漢奸的，會說你這話不對！

老翁（忽然注意到火）喂，老總！再把火添上點吧，燒得旺旺的，我好拿壺子

弄點水給開上。

（兵一二轉身去招呼火，老翁悄悄地走進套間去。）

兵一 喂，我說：火已經着好了，你去找個傢伙弄點水來燒燒，我們且喝上一點吧。

兵二（轉過身來，不見老翁。）哎，老頭兒又那裏去了？我來找找看有什麼傢伙沒有？

（兵二正要往套間裏去，老翁正好提着鐵茶壺出來。）

老翁（指壺）老總，不要看這外邊滿是土，裏邊倒是很乾淨的；這是我把牠埋在牆根底下，才剛剛爬出來的。井還在外邊大街上，你老且歇一歇，我去弄點水來。

兵二 給我來，我去吧，你的腿走起來怪不得勁的。

老翁 不要緊，不要緊；一茶壺水算不了什麼，你也許會找不見。

（老翁把兵二推的坐在椅上，提着茶壺出去了。）

兵一 唉，這一位老頭兒真行，對我們好像是對客人似的。

兵二 是哪？老百姓越這樣子對我們好，我們越得要趕快把敵人打出去！要不然，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兵一 看吧，待一會就可以知道，前方要沒有什麼，當然是向東面去。（離開爐灶，走過桌邊來。）不過，好許多事由兒總不免有點古怪：就像這次我們打西面開拔，為什麼放着一條直路不走，却偏偏去繞到百靈廟呢？綏遠省的傅主席，又不是我們的敵人，為什麼却要躲着他不走大路呢？

兵二 這個，那一天我也向劉排長問過，他說那時我們軍長在百靈廟，走那兒大概能夠關關餉。不想現在已經從那兒繞下來了，還是連個銅子也沒關到！可是，說起來總還不錯；我們在那兒領了槍，領了子彈，打起日本鬼子

來，比赤手空拳要好多了！

（李鐵牛沮喪地走進來，像是有件事情煩惱了他似的。）

鐵牛「好多了」？還不一定是好不是呢！噲，老弟們，剛才你們開來的時候，

就一點沒有聽說麼？

兵一二 什麼事？

鐵牛 倒也不是一件小事，可是說起來也真夠稀奇古怪的！

兵一 是前方有什麼報告麼？

鐵牛 不是前方，倒是後方呢。

兵二 後方？後方怎麼樣？

鐵牛（把刀卸下來，坐在椅上，鄭重地說。）剛才我同劉排長出去，到了連上

，見了王連長，本來想打聽下前方有什麼信兒沒有？誰知恰巧來了個後方

傳令，說是……

兵一 噢，團長就要來麼？火已經燒好了。老頭兒給找了很多很的多柴，就是在這兒多待幾天，也不怕不夠燒。

鐵牛 要是團長，還有什麼稀奇古怪；是——

兵二 是什麼？

鐵牛 說是從軍部派來了一個什麼特派員，大概就快到了。

兵二 那有什麼稀奇；還不是一個什麼參謀副官，來訓上一頓話就完了麼！

鐵牛 要是這樣到沒有什麼。聽那個傳令的話，不但不是我們的參謀副官，恐怕還不一定是我們中國人呢！

兵一二（驚異）啊？

鐵牛 你們說，這還不稀奇古怪麼？（三人靜默片刻，面面相視；終於還是李鐵牛開了口。）

鐵牛 我就看看是他媽怎麼顆東西，要真是他媽的鬼子，非給狗的一刀不可！

兵一 是的。不過，我想我們團長總幹不出這事來！

兵二 可是，咱們那位軍……

鐵牛（跳起來）對！就是怕那個王八蛋靠不住！媽的，他做了漢奸不說，還要

鬼子來監視我們！我說，我們幹吧；我們返回去，剝了漢奸們的皮！

兵一 不要急，待下子看看前方的消息怎麼樣？看看西邊是不是真有土匪？

兵二 依我說，還是返回去；現在這年頭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還幹嗎？

兵一 我說，現在我們這樣開在半路上，總是把前邊後邊的情形都明白了，再

作道理！

鐵牛 喂喂，不要吵了，聽……聽我說……

兵二 我說的就是你那個意思。

兵一 不對！不對！我的意思是……（他兩個吵在一塊，正是無法開交的時候

，恰好劉排長進來了。）

排長 別吵了，別吵了，聽我說，我有個好消息告你們！

鐵牛 劉排長，怎麼樣？

兵一 是不是那個特派員靠不住？

兵二 是不是已把狗的收拾了？

排長 不是。是前方的事情，前哨已經來報告了。

鐵牛 (急問) 怎樣？有什麼動靜沒有？

排長 不要急，等我告訴你們。……

鐵牛 是的，說吧。

排長 當我們還沒有開來這兒以前，曹排長已經帶了些弟兄們，到了前邊五里地一個村子裏；在那兒一方面派人在附近十里地以內偵察，一方面還派人一直往西面去，大約離開這裏總有三十里吧，你們知道怎麼樣？

兵一 我看，總該有一點結果吧？

排長 結果是什麼也沒有。弟兄們和老百姓打聽，都說再往西去是傅主席管的綏遠省，一向就很平定；倒是往東去才不大保險。一路上只見許多老百姓往西躲，你們想，誰肯專意躲到不太平的地方呢！

鐵牛 呃，果真這樣！那一定是我們的軍長……

排長 就是的；這一次從河套開過來，不到包頭搭火車，偏要繞道到百靈廟去，這裏邊就有點鬼祟！

鐵牛 是啊，現在再加上個什麼特派員，這事就不要說了！

兵二 既然這樣，我們還是趁早朝東面進攻，給狗的鬼子和漢奸們一個措手不及！

鐵牛 不錯，現在只有這一條路！我外邊告訴弟兄們去，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動手！

（李鐵牛向門走去，正遇老翁提着水進來。）

老翁 老總，老總，不好了！說話就來了！

排長 你幹什麼？

老翁 我到大街打水去，看見一個鬼子帶着兩個兵，跟那邊的老總們說話，現

在就……就快到這兒來了！

大家 啊？已經來了！

老翁（把壺擱在爐皂上說話就來了，老總們趕快想個辦法吧！（匆匆跑過套間門邊，猶豫地不知該不該躲起來。）真的，還是一個會說我們中國話的；可是再說得好聽一點，我也知道還是一樣的欺負我們！

鐵牛 是的，就是說得再好聽一點，我們也不能受他的騙！

排長 聽！許是來了吧？

（門外的雜踏脚步聲漸來漸近，李鐵牛和兵一二各拿起他們的槍刀，都像嚴陣以待似的排列在一邊。進來的果然是一個日本軍官裝束的特派員，和

兩個高麗兵。老翁瞧見這局勢非常嚴重，便偷偷進了套間。

特派員（假作鎮靜）不要這個樣子，大家都放下來；王××是我的好朋友，特意請我來給大家幫幫忙。（兵一二下意識地把槍放下）我們現在是「蒙古軍」，把綏遠滅了以後，就成立一個「蒙古帝國」。牠和「滿洲國」一樣，都跟我們大日本國是很好的朋友。

鐵牛（突然冷笑）哈哈哈哈哈！

特派員 你笑什麼？

鐵牛 我笑我白天見了鬼！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愛中國；綏遠是中國的地，我們要保護綏遠！

排長兵一二 是的，我們要愛中國，要保護綏遠！

特派員（假裝不懂，問高麗兵。）他們說什麼？

高麗兵一二（不知如何是好）……

鐵牛（上前一步）告訴你：我們不作漢奸，我們不投降！誰要再說那樣鬼話，管教他瞧瞧我這刀從白的變成紅的！

特派員（畏縮地躲在一邊，支使高麗兵。）我不喜歡聽這個東西說話。去，教他離開這裏，待一會把話講完了，槍斃了他給大家看看！

鐵牛 哈哈哈哈哈！

高麗兵一 噲，朋友！你就外邊去一下吧。

特派員 混蛋！滿洲國，蒙古國的人才能叫「朋友」，你怎麼把一個中國的壞東西，也叫「朋友」呢！

高麗兵一（惡恨恨瞪了特派員一眼）……

高麗兵二（機警到李鐵牛身邊，暗裏指指他手中的刀，指指縮在角落裏的特派員，又指指外面。——表示可以藏到外面用刀去殺死敵人。）

鐵牛（明白了高麗兵二的意思，點點頭。）哈哈哈哈哈。

高麗兵二（裝腔作勢）出去吧，你敢不服從特派員的命令麼！

（高麗兵閃開道路，李鐵牛向特派員輕笑了一聲，然後走出去。）

特派員（像真正得了勝利似的，走過劉排長和兵二這邊來。）你們要好好聽你們最好的朋友大日本國的指示；我們先打下了綏遠，再慢慢把中國滅了，那時候我回去給天皇報告一下，管保你兩位（指兵一二）就會生官——做一個縣長！（轉向排長）你呢，唔，你現在已經是個排長了，那麼將來……一定得做個大大的官——做省長！那時候你們都到大日本國去遊歷，我們就都是老朋友！——我們在一塊喫飯，一塊看戲；你就住在我家裏邊，……（忽然想起似的）喂喂，正好……（更靠近他們一點，輕聲）我正好還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大聲）我們大家就都是親戚了！嘻嘻嘻嘻——（輕鬆地踱了幾步）想一想，這麼大的好處，還不趕緊去把中國滅了麼！排長兵一二（只拿憤怒的目光瞪着敵人，不知該如何是好。）……

特派員（感到任務完成的滿足。向高麗兵）我們再上別處看看去吧。記着，等

一會把各處都查看完了，不要忘了槍斃那個壞東西！

高麗兵一二 是，官長！

（高麗兵一把門推開，先讓特派員出去；然後又同高麗兵二返回到劉排長跟前，像是要說什麼。突然，門外發生一聲巨響，大家才木鷄似的呆住。）

特派員（在門外）哎呀！哎呀！……

鐵牛（在門外）哈哈哈哈！

排長 啊！怎麼回事？

（大家正要跑出門外去看時，李鐵牛已經當門而立，手中提了一柄血淋淋的大刀，眉目間還飛濺了許多血花。老翁又偷偷從套間出來。）

老翁（看見李鐵牛的模樣）哎呀！老總，怎麼了？

鐵牛（走進來，向大家環視一週，然後眼光落在高麗兵身上。）我已經把那個

說鬼話的鬼子收拾了；你們兩位既跟他是一道來，我看也是一道走了吧？

高麗兵一 不，不；我們不是來欺負中國的！我們不是日本人！

高麗兵二 我們早就受着日本的欺負，我們是高麗人，時時刻刻想着同你們聯合起來打倒日本！朋友，剛才我不是悄悄地告訴你，請你把他收拾了麼？

鐵牛 你們既知道他是你們的敵人，怎麼不早早下手呢？

高麗兵一 唉！你們不知道，我們是亡了國的人，我們的生命財產通通在敵人手裏，不論那一年也有人起來做反抗的事情，可是平常就給人家管得嚴嚴謹謹的，總是不不得翻身啊！

高麗兵二 唉，亡了國的痛苦，真不是幾句話說得完啊！剛才我看你真是一位

愛國家，不怕死的好漢，才敢悄悄告訴你；要是別人，我真不敢那麼着。

鐵牛 唉，你們也是受着日本鬼子的欺負呀？好，牠既然是我們大家的敵人，

我們自然應該連起手來去對付牠！對了，這樣說起來，我們應該是「朋友」了！

高麗兵一二 是的，朋友！

鐵牛（拍着高麗兵的肩）可是，我們得一同去打敵人，可不能叫「朋友」就完事啊！

高麗兵二 是的，誰要對不起朋友，用你的刀同他講理去！

鐵牛（轉身望着體立在一旁的劉排長）劉排長，對不住，我把你老的親戚給得罪了！

排長 別說笑話；我有好幾次就想動手，可是究竟沒有奉到上邊的命令，所以只在心裏沒有發出來。

鐵牛 別人我不管，我知道團長一定會說我對的！

老翁 老總，做的對！做的對！那樣討厭的東西，早就該殺絕了！

鐵牛 噢，老鄉！我想起一件事來了，那個……那個……你那個……

老翁 老總！要什麼？

鐵牛 （找到匠上，拿起那塊被單。）就是這個，我有點用處。（往外走）

排長 你……你去做什麼？

鐵牛 劉排長！我要把鼻子的狗頭包起來，送給他的好朋友軍。看看！喂，你不來瞧瞧麼，就在院裏牆根底下哩。

（李鐵牛到院裏去，劉排長隨在後邊，當後者剛走近門時，外邊就傳來一陣清亮的報告聲。）

傳令兵的聲音 報告排長：團長命令，要我們立刻掉轉槍口，向東開拔，前進去攻打我們的敵人！完結。

排長 （急忙轉身進來）弟兄們，趕快預備起來。團長有命令向東開拔前進，去攻打我們的敵人！

（兵一二將背掛的東西剛背帶停當，外邊已吹起緊急的集合號聲。李鐵牛又匆匆跑進來，那顆用被單包裹的人頭掖在腰間，外面尚有股股的血跡。）

鐵牛（隨着激昂的號聲，揚起了塗滿血污的大刀。）弟兄們，走啊！到東面去抵抗的我們敵人啊！

（劉排長領着兵一二跑下，高麗兵一二也緊跟着下去。）

老翁 老總，你們……你們要走麼？

鐵牛 是的，我們要和敵人拚命去！你也趕快把村子裏的人叫回來，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家鄉，我們不能逃開，不能貪生怕死，不能做亡國奴！我們中國人要結成一條心！

老翁 是，是，老總；我們一定這樣做！

（李鐵牛轉身出去，房子裏只剩下老翁一個人。）

（悲壯的出發聲和弟兄們的步伐聲，狂濤般地震撼了塞外的原野，隱約地

還似乎雜着李鐵牛在唱他的軍歌。(

幕

察北的風

時：民國二十×年四月間

地：察哈爾北部一個村子裏

人：趙五蟾

秦四嫂

曹八爺

趙鎖兒

秦小牛

景：

一個平常人家的家裏。因為近年來不時有「友邦」促促的匪僞來騷擾，已

把這裏弄得凋憊不堪。這間屋子裏，除了一張古舊的方桌，和幾個破爛的椅子凳子外，也就可以稱得起一個「四壁皆空」。門，共有兩個：一個通到廚房；另一個通到外邊。

開幕時，趙五孀坐在桌邊縫一件灰色的軍衣。按理說，她那樣年紀已經不應當做活了，然而却仍是一刻不息地在繼續下去。片刻，外邊傳來一下叩門聲，但她沒有聽見；接連着第二下又響了，她才把軍衣放到桌上，站起來向門走去。

五孀 誰呀？鎖兒麼？進來吧。

（隨着她的聲音，走進個中年以上的婦人來。）

五孀 噢，秦四嫂麼！小牛回來了沒有？

四嫂 沒有呀。五孀，你們鎖兒回來了麼？

五孀 沒有的事，我現在也是在等着呢。走的時候祇說有三天就回來，今天已

經五天了，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四嫂（坐下）唉，這年頭真沒有法子說！兵荒馬亂的不知道幾時才會太平。

（看見桌上的軍衣）唔，這些衣裳就是你做嗎，完了沒有？

五孀（也坐下）那兒會完，發下五件，才做了兩件。唉！明天就要來收，這件還說不定能不能做成呢！

四嫂 是的，這樣大年紀，那裏還能做活！

五孀 可是沒有法子啊。那些沒有心肝的東西給派下來，你不能做也得做！四嫂，你的做起了麼？

四嫂 那有那樣快！我和風姑整忙了兩天，才縫起四件；還有一件她說一個人做，要我來看看鎖兒回來了沒有？

五孀（拿起軍衣預備做）要回來就一同回來了，怎會讓他一個回來，把小牛留在那裏。不過，聽說這幾天前邊的情形很厲害，就是不明白是誰打勝了？

四嫂 曹老八到家裏去派衣裳的時候，說是他們的軍隊打了勝仗，所以才要做這些新軍衣去稿賞呢。

五嬸 啊，是這樣麼！我說怎樣要限三天交。四嫂，我這些恐怕明天做不完，能不能讓鳳姑替我做半件？

四嫂（站起）咳，在這裏談閒話，誤了你多少活。讓我回去看一下，她做完了，教過來幫幫你。

五嬸（也站起）好的，那怕以後有了活，我再幫你們。家裏多一個人，到底好得多，我能有那樣一個女兒就好了！

四嫂 你老人家說這些幹什麼，鎖兒停幾年娶了媳婦，還不是一樣麼！

五嬸 哈哈，祇要你肯把鳳姑給他，我什麼也不說了。

（四嫂正要下去，恰好鎖兒進來了。他是個正在壯年的農民，雖然飽受了

幾天的僕僕風塵，但眉宇間還顯露出堅強的性質。）

鎖兒 四嬸麼，怎麼不坐！

四嫂 （向五嬸）鎖兒回來了，你忙吧。我要趕緊回去。（轉向鎖兒）鎖兒，你牛哥回來了沒有？

鎖兒 他在後邊還有點事，遲一會才能回來。我是害怕媽媽和你們在家裏着急，才先一步跑回來的。

五嬸 怎麼，前面又有了什麼事麼？

鎖兒 沒有，前面平靜靜的一點事也沒有。

四嫂 （慌了）那麼，又是給他們拉走去做補充隊了吧！我知道，他們總是要欺負老百姓的！

鎖兒 不，全不是那麼回事；是爲了我們自己的事情，大家在甘珠寺商量商量，待一會就會回來的。

四嫂 你快說，到底有什麼事？

鎖兒 別着急；坐下來，我告訴你。

五嬸 好，你和鎖兒在這裏坐一會，我到廚房燒點水去。

（五嬸入廚房，四嫂和鎖兒在桌前坐下。）

四嫂 說吧，小牛在後邊有什麼事？

鎖兒 就是那些軍隊老在我們這裏，弄得一年四季不能過一天好日子；不祇要我們供米供麵，攏糧食攏捐款；還要把我們像一頭驢一樣地拉了去，一天跑到晚不說沒有一個錢，就連一口水也沒有！這些都還不說，頂要命的是他們有幾個頭兒，爲了求自己的升官發財，已經投了東洋鬼子！我們要趕快想出辦法，眼看就要和關東，熱河一樣，做不成中國人了！

四嫂 可是他們要這樣胡來，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呢？（指軍衣）這是你們走了以後給派來的：一家五件，限三天交。聽說是這幾天前面打的很不壞，曹老

八他們才要拿這些去做獎賞呢。

鎖兒 曹老八那些漢奸們自然要這樣想，可是實在的情形要真給他們知道了，也許會氣壞了的。

四嫂 怎麼，他的話靠不住嗎？

鎖兒 那些頭兒們祇管昧了良心，瞎了眼；許多弟兄們總還沒有忘了他們是中國人；所以前面不祇沒有打什麼勝仗，倒是有些人還想投到我們中國隊伍那面來呢。

四嫂 唔，是麼？那麼曹老八一定是騙我們了！

鎖兒 喂，四嫂！我們還是別把話扯遠了，接着剛才的說吧：你想祇管像這樣混亂下去，我們還能活麼？就拿這一個月說，我們一共支了六回差，那一次不是四五天；家裏餓着沒有吃的，跑到外邊去一顆米也弄不回來。

四嫂 可是，這又有什麼法子呢？

鎖兒（沉着地）現在我們已經想下辦法了。這一次牛哥在後邊，就是商量這件事情；我早點趕回來也就是要村子裏都預備一下。

四嫂 是什麼法子呢？

（五嫂提了把水壺，拿了個碗從廚房出來。）

五嫂 鎖兒，先喝點水吧！你且和四嫂坐着，我到隔壁借些米去。

鎖兒 媽媽！別忙着弄飯，今天我還有別的事，顧不上吃。

四嫂 好，五嫂！就待一會預備吧。現在讓他先告訴我們，我們有什麼法子？

五嫂（好像吃了一驚）什麼？我們這樣窮苦，也有了法子嗎？

（這時候，一個魚肉鄉里，爲虎作倀漢好的曹八爺，臂下來着些什麼東西，由外邊走進來。）

四嫂 呃，八爺麼？

八爺 哈哈，你們想到了什麼法子，快說給我聽。那一定是教我們征綏軍，把

那些中國軍隊趕出去，我們這察哈爾也就有了好的辦法了吧！

鎖兒 對了，這種好辦法，總還得八爺去想呢！

八爺 哦，鎖兒麼，什麼時候回來的？前面很順利吧？

鎖兒（笑了一下）是的。（轉向四嫂）四嫂，你且回去吧，牛哥也許就要回來了；你如果不放心，我可以到村邊看一下去。（向八爺）八爺有什麼公事，交代我媽好了，我出去一下就回來。

四嫂 好了，五孀和八爺說話吧，我得回去看看，那一件衣裳做成了沒有。

（四嫂和鎖兒先後下。）

五孀（望着鎖兒的後影）鎖兒！記住借一點小米去，家裏一顆也沒有了！（向八爺）八爺，請坐吧！又有什麼公事麼？唉，像我們這樣人家，真是沒有法子再活了。（拿起軍衣，坐在另一個桌子上。）這些個還沒有做完，明天你就要來收，不知道能趁上不能？

八爺（和顏悅色）哈哈，那都是些小事。今天我出來雖然是給隊伍上收點款項，可是還有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託咐託咐你；就是——啊，前兩天岡田特務員不是打喇嘛廟來我們這三家店調查過一次麼？他在我家裏住了一天，吃了午飯以後，我領他在前街後街繞了個彎兒，第二天可就回去了。……

五嬸 那一定教八爺多受了累，有什麼花費自然該攤派給村子裏。不過，八爺還得可憐可憐我們，好幾天了家裏不說沒有錢，就是連點口糧也沒有。唉，鎖兒這一次支差走了四五天，回家來連口飯也吃不上。要是有什麼公事，八爺總得給留些情面！

八爺（在桌上打開他臂下來的東西。五嬸在一旁戰兢兢地望着，以為又是什麼公事要派下來。）是的，這些話就是你不說我也知道。（拿起一疊紙條）這又是隊伍裏派下來的給養條子，可是別人家都有了，我却沒有給你派！

五嬸（感激地）噢，八爺！

八爺（檢出一個小袋子來）你不是說家裏沒有吃的嗎！這是剛才在王小四那裏收的二合小米，待會兒你給鎖兒做飯去好了。以後，祇要把那件事情辦妥當了，不但能教你佔便宜，就是全村子也會感激的。

五孀 謝謝八爺這樣關照我們。（到桌前把小米倒在碗裏，忽然像想起什麼似的向小米望着。）可是，八爺說的是什麼事呢？

八爺 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說起來也許同你們剛才說的一樣。就是……

五孀（回憶地）我們剛才說過什麼事情，怎麼一點也記不起了？

八爺 你們不是說要想什麼法子麼？這才是頂好頂好的好法子呢？

五孀 我不知道，那是鎖兒和秦回嫂說的。

八爺 我曉得你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話，現在早不這樣愁吃愁喝了！

五孀（虔心誠意地坐下）那麼，是什麼呢！

八爺 你知道，現在我們察哈爾的權柄，完全在岡田特務員一個人手裏，我們

想要我們這三家店能夠有好日子過，除了把他侍奉得好好的，還有別的法子麼？

五嬸 可是，我們天天給他捐啦派啦，不是從沒有說過半個不字麼；怎樣還是這樣呢？

八爺 哈哈，你老糊塗了！我們每天那些捐項啦，應差啦，都是給「征綏軍」辦的，從來就沒有找到他這個正主頭上啊！

五嬸 什麼，「征稅（綏）軍」！八爺，我們那些捐稅已經出得不少了，怎麼又要「征稅」嗎？

八爺 喂喂，你聽到那兒去了！（一個字一個字地）「征——綏——軍，」是說我們的軍隊，要去征伐綏遠，那裏是什麼征捐征稅！你知道麼；岡田特務員就是爲這才來到這兒，現在光把我們察哈爾弄平靜了，再把綏遠的中國隊伍攆出去，那時候啊……（得意忘形地搖頭來）

五嬸 爲什麼要把我們中國隊伍攆走呢？

八爺 傻東西！不那樣子，我們熱河，察哈爾，綏遠，怎能成立「蒙古國」啊！
（稍停）現在，話又說回來了：剛才我不是說岡田特務員出來過一次麼？第

二天他回去以後，今天一早就說差人送來一封信，裏邊說……

五嬸 有什麼要緊事麼？鎖兒剛剛支差回來，總得歇一半天才能去做別的啊！

八爺 不是；要是那樣的話，祇要下個條子給村子裏就成了，那裏還用給我來信！事情是這樣的：那一天我們在村子裏繞彎兒，走到秦家門口，恰巧秦四嫂和鳳姑在那裏和別人說話，我也沒有留意就過去了，誰知道特務員……

五嬸 怎麼樣？

八爺 你猜怎麼樣？

五嬸 是鳳姑說什麼閒話得罪了他麼？不，鳳姑不肯多說話的；我想一定是秦四嫂多說什麼來着？

八爺 不！是特務員把鳳姑看上了。那一天回到我家裏，他就說鳳姑的身材怎樣苗條，臉子如何好看；當時我還以為他不過隨便說說，想不到一回他就寫來了信，要我做媒。

五嬸（長長出了口氣，一半是歎息，一半是驚奇。）啊！

八爺（繼續說）我覺得一直到秦家去不大好開口，所以先託你和秦四嫂提一下，以後……

五嬸（想說什麼）可是……

八爺 你別推辭，這正是我們想都想不到的好法子。現在我們這裏的軍政，財政，都是特務員一個人管着，這樣有錢有勢的人物頭兒，許多人都肯把姑娘嫁給他，可是他却看不上眼，想不到居然求上我們三家店來，你想這還不是福氣麼！

五嬸（無可奈何地拿起軍衣來）這件事我恐怕辦不了，並且這些衣裳還沒有做

完。

八爺（收起他的東西要走）祇要把這件事辦好，衣裳成不成倒不要緊！（欲下）
五孀（忙攔下軍衣，拿起放小米的碗來。）八爺，這小米！

八爺 那留下給鎖兒吃好了。祇要說成媒，特務員一定還要道謝的。你和秦四嫂又說得來，鎖兒和小牛又是好朋友，你一去事情沒有不成的。現在我要給別人派那些條子去，待一會來討回信。

（八爺高興地出去了；但五孀却悲愴地向那二合小米呆望着。隨後她想坐下去縫軍衣，可是不知怎地又做不下去；結果是將軍衣疊起，拿了小米，提了水壺向廚房去了。房裏沉寂得像墓地一樣，片刻秦小牛從外邊走進來。看上去他總比鎖兒大一兩歲，雖是生長鄉間，然而那種精明強幹的神情，並不會因此湮沒。）

小牛 鎖兒！鎖兒！

五孀（從廚房探出頭來）小牛嗎？鎖兒剛剛同你媽出去了，說是到村邊看你回來沒有。你幾時回來的，怎麼沒有見他？

小牛 我剛回來，想商找他量點事情；既是同我媽一塊出去，也許是在我家裏，那麼，我回去看一下好了。要是他回來的話，教他到我那裏去，有要緊事告訴他。（欲下）喂，五孀，剛才我進村子來，看見曹老八那傢伙東家出來西家進，是有什麼事麼？你不知道不知道？

五孀（從廚房走出來）他剛才從這兒出去，說是派什麼給養條子，鎖兒說你在甘珠寺那邊耽誤了些時候，是什麼事？聽說前面這幾天打得頂厲害，真的嗎？

小牛 不要信那些騙人的話，前面的弟兄們，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誰也不忍心再自己打自己了。要是給鬼子逼得太緊呢，他們就祇有一夥兒一夥兒回到我們中國隊伍那面去。他們說本來他們就不想做這種對不住天理良

心的事，可是那些混蛋頭兒們騙他們，說什麼能多餉，有發展，他們也就跟着過來了。不想餉呢，都給扣在那些頭兒們身上；發展呢，發展的連一個中國人都做不成了！所以大家才明白過來，我們要想能有好日子，總得把狗的什麼特務員給趕走了，把曹老八那些漢奸們也給一風吹了去！

五嬌 是的，那個狗東西，剛才還在這兒說什麼「蒙古國」征綏軍」呢！

小牛（氣憤地坐下）這真是放他媽的屁！我們的祖宗萬代都是中國人，爲什麼到我們身上就改了名堂呢！

五嬌 是呀！（也坐下）

小牛 五嬌，就是爲的這個；我們大家不能跟上那些混蛋去做賣國賊，我們不能讓我們中國儘管受鬼子們的欺負，我們大家才商量出一個法子。要不然你，想我們中國還能有一天太平麼！

五孀 那麼，是要怎樣辦呢？

小牛 怎樣辦！祇有一個法子，就是我們全國上下的人，不論是當兵的，種地的，做工的，念書的……通通聯合起來，這樣子人多力大，自然就不怕誰來欺負了！

五孀 這些話在什麼地方商議的，甘珠寺麼？

小牛（到門邊去向外探望了一下）不要教曹老八那些東西聽見了壞我們的事。

（走回來）起初是在離火綫上不遠一個村子裏，大家也正和我們這裏一樣，給拉差攤派得一點沒有辦法，後來遇到一個從前做過工現在當了兵的人，才想出這個主意來。

五孀 他們這樣辦了沒有？

小牛 你說那個村子麼？

五孀 是的。

小牛 唉，你沒有聽清楚我方才的話，這是要大家聯合起來才能辦的，不是一個人兩個人，一個村子兩個村子的事情；要幹大家一齊幹，才會教鬼子和漢奸們沒有辦法！我們要不是昨天就可以回來，就因為這件事才在甘珠寺就誤了一天。

五孀 這樣說，決定了要幾時幹沒有？

小牛 決定了。就是再攤派什麼款項，或者是拉差的時候，各村一齊起來反對，城裏工廠裏和火線上弟兄們也一齊起來響應。

五孀 這樣來一下倒也好！剛才曹八爺在這裏還說，我們要想有法子，祇有好去侍奉那個什麼特務員。我心想那怎麼行呢，我們不是從來沒有得罪過他麼？可是從他一來就沒有好日子過了！

小牛 那些漢奸們自然都是那種想法！可是我們要幹起來，不論是鬼子，是漢奸，全不能講客氣！（站起欲下）好了，五孀！你忙吧。我回家看一下，還

要到村子裏找幾個人去。

五嬌 且待一下，我有句話要告訴你，回去同你媽商議下看看。

小牛 什麼事？

五嬌 就是曹八爺剛才到這兒來，提到特務員給他來了一封信，說是……

小牛（走近她）什麼事情，又派下什麼捐項來了麼？他媽的，我們說幹就幹！

五嬌 不是那種事，是我們私自的事情。他要我同你媽說去，現在你正好來了，回去說一聲教她來交代我也可以。

小牛 什麼事，你說吧？

五嬌 就是特務員請曹八爺做媒，想把鳳姑嫁給他。

小牛 唔，這種事情麼！你老人家千萬不要提，就是我媽同鳳姑願意，我也不

答應！什麼他媽的特務員，還不是一樣來欺負我們的鬼子麼！誰不知道那傢伙在喇嘛廟那裏每天盡是吃喝嫖賭？胡作胡爲！來我們這裏不到一年，

已經就弄了四個姨太太，你想要我們鳳姑去做第五個嗎？就說他沒有娶那麼多，我也不能讓嫁給他。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同鬼子們幹起來，多一個人就多一把手，爲什麼要把自己的人去嫁給專門來欺負我們中國的狗東西呢！

五嬸 是的，不過他向我說了，我隨便同你提一提。

小牛 五嬸，你千萬別向我媽說！

五嬸 可是他說待一會要來討回信！

小牛 你說曹老八麼？要他來問我好了，你就說我不願意！好，我走了；鎖兒回來一定要他找我去。

（小牛走出去。）

五嬸 （默默靜坐在那裏，微笑着歎出一聲氣來。）唉！

（片刻的靜默之後，使她又想起那些沒有做完的軍衣；可是剛要拿起去做

時，忽然又聽到廚房內有鍋沸的聲音。）

五孀（諦聽了一下）呀，鍋開了！鍋開了！

（她忙着扔下軍衣，跑進廚房去了。這時候，恰巧由外邊進來兩個人，一個是鎖兒，另一個是剛才出去的小牛，他兩個會看見她走進廚房去，但她，却沒有覺察他們的到來。）

小牛（低聲）咳，我正找你，你到那裏去來？

鎖兒 我同四嫂出去，本來說到村邊看你回來了沒有；可是又想你不曾這麼快，我就到小保金且他們家去走了一下，告訴他們說我們要做的事。現在正要到小二那裏去，沒想到碰見了你。你是剛回來麼？

小牛 我一回來就到這裏，可是你不在家；才同五孀坐了一會。現在想回家看一下去，恰好碰見了你。

鎖兒 好，你坐下；我給我媽打個知會，別讓她吓一跳。（小牛坐下。鎖兒到

廚房門前。）媽媽，你在裏邊做什麼，不來外邊坐坐？

五嬌（在內）我吃一點粥，剛才小牛來找你；且在外邊歇一歇，待會兒喝點粥再去。

鎖兒（回桌邊低聲）後來決定了怎麼去辦沒有？

小牛 這次拉去前線送子彈的，每村都有十來個人，大家聽說有這樣好辦法能趕走鬼子，就有人想回去試試。可是一兩個村子單獨去試，一定會教對方調上別處的隊伍來壓下去，所以就決定了要是再攤派什麼款項，或是有拉差那樣事情的時候，我們全縣各村一齊發動，並且城裏的做工的和前線上的弟兄們也一塊兒起事！

鎖兒 他們願意麼，我說前面的弟兄們。聽說這些軍衣是賞給他們的，他們得了這個還肯幹麼？

小牛 前線那些弟兄們那有這樣福氣！這不過是送給那幾個頭兒的護兵馬弁吧

了。前天晚上我們在那邊商議事情，也有前線上一個弟兄在裏邊；他說他跟着這幾個頭兒跑了八九年了，除了他們自己的親信隊伍，就沒有見過什麼獎賞，這一次把他們送在頂前面，鬼子們派上人跟在後頭，還不明白是要他們送死去麼！不過倒也有一點好處，那就是鬼子們把子彈送去，不是給朝天放了，就是給那邊自己人送過去。你說鬼子和漢奸們有什麼辦法？

鎖兒 唔，他說得這樣好；我真後悔沒有聽一下子。

小牛 別後悔，以後會有法子見着的。現在你告訴我：剛才你在村裏，探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鎖兒 有一點。聽說從喇嘛廟來了一個人，要和曹八爺討回信；可是曹八爺祇顧忙着收錢沒有回去，所以還不知道。我想一定是有什麼重要事，不然怎能專打發人來討一封信？

小牛 這倒沒有什麼，也許是他們個人的私事。不過收什麼給養費的事情，我

們却應該注意一下。你沒有聽說每家要攤多少錢？

鎖兒 一家兩塊，說是今天務必交出來！

小牛 既是這樣，我們就預備一下麼。

鎖兒 我們的人都回來了麼？

小牛 你說這一次去支差的，通通回來了。可是怕他們還不知道收錢這回事。

我們先來會聚一下，要幹大家一齊幹！並且也得趕快派人去告訴別的村子。不過總可以先把曹老八那些漢奸弄起來，免得走漏風聲。（站起）我現在就去招呼村裏的人。五嬸不是給你做飯麼，你吃了去也可以。

鎖兒（也站起）不，我也去！先得告給小二他們這一次沒有去的人，不然發動起來怕幾個人不曉得怎麼回事，給漢奸們利用了。

小牛 那麼我們一齊出去好了。

鎖兒 是的，我們一齊出去。

（小牛鎖兒同下。片刻之後，五孀在廚房內呼喚起來。）

五孀 （在內）鎖兒！粥煮好了，來吃吧！

（半天沒有答聲於是端了一碗粥走出來。）

五孀 噲，這孩子到那裏去了，剛才還在這裏？

（把粥放到桌上，走向門外去。）

五孀 （在內）鎖兒！吃飯來吧！粥煮好了！鎖兒！鎖兒！……吃飯來！……

（又失望着走進來。）

五孀 咳！這孩子！跑了好幾天剛回來，不知道又跑到那裏去了！唉！飯成了

也不知道來吃！（坐下來，拿起軍衣做着。）

（四嫂由外邊進來。）

四嫂 五孀，鎖兒沒有回來麼！他說他到村邊等等小牛，在我家等了好大時候

也不見小牛回來，也不見他去交代我。

五孀 小牛回來了，剛才還在這裏坐了一會，並且告我說鎖兒回來要到你家找

他去，剛才鎖兒也在這裏，我去廚房煮點粥說教他吃了再找小牛去，誰知道我把粥煮好了，又不知他那裏去了！

四嫂（放了心）唔，小牛回來了；他也許從後街回家去。五孀，你不是要鳳姑做些活麼，家裏那件已經快起了，你給我來帶回家要她做去。

五孀 好的，你且在這裏給我看一會家，我到隔壁看看鎖兒在不在；不然粥涼了還得麻煩！

四嫂 可以，你去吧；我替你做點活。可是別多誤事，鳳姑還在家裏等着呢。要是小牛回去了，也許要找我。

（五孀出去了之後，四嫂就在桌前坐下，做起活來。片刻，八爺由外邊走來，那種桀驁不馴的神氣，的確是個漢好的典型。）

八爺（不客氣地在桌前坐下）怎麼你在這兒，趙老五出去了麼？

四嫂 五孀叫鎖兒去了，我替她看一會家。

八爺 是的（稍停）四嫂！那件事她同你說過了沒有！

四嫂 八爺說什麼事？

八爺 難道老五沒有向你提麼？

四嫂 趙五孀沒有和我說什麼，我來這裏取件衣服，是教鳳姑替她縫的。她那樣年紀了，五件衣服不論怎樣也不會三天做好，你說是不是？

八爺 是的，我知道。剛才我來這兒，意思是想給你們鳳姑，提個媒，她沒有向你說麼？

四嫂 是教嫁給鎖兒麼？那我前幾年就答應過了。

八爺 不是。那麼，是她還沒有同你提，所以你不明白。

（四嫂正要問下去，不料給外邊進來的五孀冲斷了。）

五孀（沮喪地）唉，這孩子，剛做成飯，又不知道那裏去了，待一會涼了，又

得麻煩。

四嫂 怎麼，鎖兒不在隔壁麼，那就拿衣服來我快走吧，八爺不定有什麼公事交代你。

八爺 不，我是要一個回信。你坐着，我細細說給你！

四嫂 呢，八爺！小牛剛回來，我還沒有看見他，那怕待一會我再來。有什麼話你向五嬸說好了！（向五嬸）拿衣服來，我要走！（五嬸給了她一件沒做過的軍衣，她出去了。）

五嬸 八爺，又有什麼公事麼？

八爺 剛才我託你的事怎麼樣？我問秦四嫂，她怎麼說不知啊！

五嬸 噢，說風姑的事麼？八爺！你知道，因為鎖兒回來，我忙着給他做碗飯，還沒有到她那裏去。

八爺（漸嚴厲）「沒有到她那裏去？」她不是已經到這裏來了嗎！你爲什麼不同

她說？我知道，你想教鳳姑娘嫁給鎖兒，所以就不肯到她那裏去，是不是？

五嬸 不，不；八爺！我怎敢這樣！是……是他們不願意。

八爺 是，是誰不願意？你就沒有向人家說，誰能夠不願意呢！我曉得，就是不願意，鎖兒不願意，別人誰會不願意？現在，我也不願意來同你鬥氣，不過我剛才回家去，岡田特務員派來討回信人，還在我家裏等着，你要識好歹的話，就趕緊和秦四嫂商量去；不然，我就有我的辦法！（像法官宣佈了判詞似的，在房裏踱來踱去，等候答覆。突然站住。）你，不去嗎？

五嬸（顫慄地）我……我剛才同他們提過，的確是他們不願意！

八爺 誰不願意，你說出名字來！

五嬸 是……是！小；牛，他剛才在這兒，我把八爺的意思向他說，他無論怎麼也不願意……

八爺 不願意什麼？

五嬸 不願意嫁給特務員那種人！

八爺（怒冲冲地）別胡說了！特務員那種人不論怎樣還能不如你們鎖兒麼？我明白，你想要鳳姑嫁給鎖兒，自然不願意去說這種話，還想法子去連累小牛；（到桌邊，打開他所帶的東西。）好，你既然不願意去，我還可以去找別人，再不我自己去也可以。但是，你記住：明天我要來收那五件軍衣；今天軍隊裏給每家派着兩塊錢的給養費，我却不能不收。（拿起一疊條子翻尋着）

五嬸 衣裳有秦四嫂幫我來做明天一定能夠趕上。

八爺（假恭敬的樣子）那麼拿兩塊錢的給養費來吧，條子在這兒，（鄭重地把一張紙條舖在桌上）

五嬸（恐怖地望着他那雙賊眼）八爺不是說這一次不給我們派麼？

八爺 是的，我說過；那是教你給特務員辦點事情呀！

五嬸（含淚）八爺！的確是小牛不願意，不是我……

八爺（怒髮衝冠）怎麼！你還要胡扯麼，那些事我們不說了，現在是講公事，要你拿出兩塊錢來！

五嬸：八爺，你知道，我們連吃的都沒有，那還會有錢呢？（指桌上的粥）就是這碗粥，也還是八爺剛才給的小米呀！

八爺（冷笑）你不說我倒忘了！那二合小米還是別人當作三分錢給我的；我說了且留在你這裏，並沒有教你煮粥呀，一共兩塊錢的給養和二合小米，你趕快拿來，我還要到別處去，不要耽誤事！

五嬸：唉，八爺，家裏實在連一個銅子也沒有，請再過幾天吧，待一會鎖兒回來，好要他想法子去！

八爺：哼哼，像你們這光景還有什麼法子想？我倒給你想下法子教你給特務員做煤，可是又不肯那樣做，好，那二合小米放在我身上，你以後有了再給

；這兩塊錢的給費，今天却非拿出來不可！

五嬸 八爺，求你可憐可憐吧，這兩塊錢等半天就給你送過去；我們家裏的光景，你老人家是知道的。

八爺（收拾起他的東西，板起面孔。）唔，你當真是不給麼？那我有我的法子，祇要你不怕後悔！

（八爺憤然而去。）

五嬸（乞求地追着他）唉，八爺！……八爺！……

（五嬸嗚咽着回到桌邊去。遠遠處忽然有騷嚷聲漸漸來近了。八爺非常狠地跑進來，在五嬸未曾注意的剎那間，他已安全地躲到廚房去了。許多人在門外噪嚷着。）

××（在內）他一定在裏邊！

小牛（在內）我看見剛跑進去！

×× (在內)鎖兒，去把他逮出來！

小牛 (在內)好，我同鎖兒一塊去；大家在外邊等着，不要讓他跑掉了！

×× (在內)好，我們外邊等着，你們兩個去！

×× (在內)大家小心一點，不要教老傢伙溜跑了！

(五嬸正茫然不知所措，小牛和鎖兒已經進來了，並且細心地向桌底下和

角落間找尋着)

五嬸 (驚疑地)鎖兒，這是做什麼？

鎖兒 媽媽，曹老八那東西在這裏，我們要逮他！

五嬸 曹八爺麼？剛剛才出去，沒有在這裏呀！

小牛 我親眼見他進來的。(一邊說一邊走到廚房門前)許是躲在廚房裏邊吧！

(探進身向廚房裏尋了一下)哈哈，八爺出來吧，還要我進去請你麼？

五嬸 呃！他……他是在廚房裏面麼。

小牛（向廚房）怎麼？要我進去請你出來麼？

（小牛進廚房去。不多一會便一手提着八爺的耳朵，把他從廚房揪出來。）

八爺 你們……你們……你們說……你們要怎麼樣？……

小牛 我們要把鬼子攆出去，我們要把你們這些漢奸們活剝了，我們要給我們察哈爾爭口氣，我們就是死也要做中國人！

八爺 啊！你們要造反，你們胆敢反對「蒙古國！」好！你們不要不識好歹！你們以為這樣容易就把我收拾了麼，決沒有那麼回事！岡田特務員派來的人還在我家等着，你們就是動我一根頭髮，他也要回去報告的。那時候，咱們就瞧吧！

鎖兒 八爺不要替我們操心，那個什麼討回信的人，我們怕他在你老家裏鬧的慌，已經派幾個人去把他招呼出來了！

八爺（看看小牛，又看看鎖兒，覺得都不對味，然後把眼光放到五嬭身上，

懇求着。)趙五嫂，你……你不能替我說句話麼？

五孀 (不知如何是好)八爺！……

(八爺看見小牛和鎖兒那種怒沖沖的情形，不由自主地跪倒在五孀面前。五孀剛預備去問詢他時，忽地外面的人聲又嘈雜起來。)

×× (在內)，怎麼現在還不出來？

×× (在內)，好，我們進去看一看！

八爺 嚶呀！嚶呀！五嫂！請你救救我！

小牛 (挽八爺起來)八爺！大夥兒好些人還在外邊等着，有什麼話見了大家再談吧！

(小牛推着八爺走出去。鎖兒緊隨在後面。)

五孀 鎖兒！鎖兒！

鎖兒 (返回來)媽媽！什麼事？

五嬸 孩子！你們逮住他，要把他送到那裏去？

鎖兒 媽媽，你是說曹老八嗎？那東西跟上鬼子做漢奸來欺負我們，弄得我們沒有好日子過，我們要是祇管忍着，不起來把他們除掉了，還不是和東三省熱河走上一條路子麼？現在，想要把鬼子從我們察哈爾，從我們中國撵出去，就先得把這些漢奸們拾掇了。剛才大家已經商議好，要把狗東西的狗頭取下來掛在大街上，教人知道知道做漢奸就是怎樣的下場！媽媽，村子裏還有好多事，我要去了。

五嬸 噢，原來這樣啊！那就好了。還應該把他們的心挖出來，看看到底是黑的還是白的！

（鎖兒向門走去。五嬸眉宇間充滿希望的光彩。）

——幕，慢慢落下來。——

羣 力

說話的人——

徐四海（房主，五十多歲。）

胡來富（租房人，四十以上。）

劉三（小流氓，二十七八。）

過路人甲

過路人乙

警察

工人

學生

徐小香（徐四海的女兒，十七八歲。）

幾個人

另幾個人

大家

地點——

也許是街頭，也許是路旁，

也許是個寬闊的廣場；

反正，不論是在那裏

總還是中國人自己的地方。

（胡來富裝腔作勢地走在前邊，劉三像一條狗樣尾隨在他的身旁。）

（胡來富是個漢奸，劉三是漢奸手下的流氓。）

（徐四海——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兒，緊追在他們後面——離開約四五步

遠近，口裏不住地喊叫。）

徐 胡來富！胡來富！你站住！你站住！

（胡來富和劉三假裝沒有聽見，還是往前走。）

（徐四海忙着追上去，把胡來富揪住。）

胡 你幹什麼？你要幹什麼？

徐 你這個壞東西，還假裝不知道？我要找你！

胡 （把徐四海推過去）滾開！我不認識你！

（徐四海第二次又撲上去，却給劉三一拳頭打的退了兩步。）

劉 老混蛋！你要怎麼樣？

徐 你混蛋，怎麼開口罵人！

（徐四海猛猛衝上去，和劉三揪揪扯扯打成一團。）

（徐四海給打倒在地，胡來富不時歇準空兒踢他幾腳。）

（許多人都圍上來，在觀光這齣全武行。）

胡 劉三，走吧！我們不理他！

徐 胡來富，你不能走！好容易碰着了！

劉 胡二哥！你走！我揍這老傢伙！

甲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有話說好了，儘管打有什麼用？

乙 你們怎麼來打一個老頭子？

（甲和乙把他兩個拉開。）

胡（從容上前一步，向甲乙和大家。）是這麼回事，我兩個（指劉三）好好在這兒走着，這老傢伙（指徐四海）趕上來就要打架！

徐 胡說！是那小子（指劉三）先動手的，我要向你說話，可是他就打起我來！

劉（挽袖瞪眼）你還不服麼？來！再來下試試！

甲乙 喂喂，有話說話，還祇管打什麼？打一打就把事辦了麼？

胡 劉三，我們不跟他動野蠻。他有理，教他說吧！

徐（氣憤）你說吧，你做的事你知道！

（又圍上許多人來，其中有幾個人發問。）

幾個人 怎麼回事呀？

胡 我又沒有打人，又沒有做犯法的事；我沒有什麼說的。劉三，我們走吧！

徐（拉住胡來富）不成！你不能走！

胡 你要做什麼？

徐 我要我的房子。你給我拿房子來！

胡 什麼房子？

徐 你租下我的房子，還假裝糊塗麼！

甲 哎，到底怎麼回事？房子怎麼了？

胡 誰住你的房子，你找誰去；別的我管不着。

徐 你管定了。今天非向你耍不可！

（徐四海狠狠地拉着胡來富，像是想到什麼地方去。）

劉 唔，你又想打架麼？再這樣揪揪扯扯的，給你拳頭瞧瞧！

胡 （掙開徐四海）你愛到什麼地方去，去你的好了。我沒有住你的房子，我管

不着！

徐 「管不着」？你親手從我姓徐走的租的，非向你耍不可！

幾個人 究竟是什麼情由啊？你們說說，大家聽聽，儘這樣吵有什麼用處？

甲 （向徐四海）噢，是他租下你的房子，欠下房錢沒有付就走了，是這麼回事

麼？

徐 不是，不是！是他租下我的房子，自己不住，讓別人給佔去了。

乙 那有什麼要緊呢：誰住房，誰付錢；你祇要收到房錢，不就得了麼。

胡 對了，誰住房你同誰講去；找我有什麼用處！（想走）

徐（阻住胡來富）不成！你們大家不知道，他這個人壞透了！

胡 怎麼，你血口噴人！

（胡來富似乎有意動手。）

甲乙（勸解）好了，好了；大家都走開吧，儘這樣打打鬧鬧，有什麼意思。

（圍觀的人也像有散去的樣子，不想從人圈外面拋來一個聲音。）

聲 喂喂，警察來了，警察來了，等等看怎麼評理。

（隨着聲音圍觀的人裂開一條縫，果然有個警察走進來。）

警察（聲色俱厲）幹什麼！幹什麼！都聚在這兒幹什麼？

（因為警察的到來，更引來許多人。）

乙 喂喂，大家不要擠，不要擠！

（甲和乙回到人群中。）

警（向他們三個人）你們在這兒是幹什麼？

徐 老總，教他告你說吧，（指胡來富）

胡 我沒有什麼說的。我們走着路，他攔住人要打架。

徐 老總！老總！不是我打架，是他……是他……

警 得了，得了，我教他說，你就不要動嘴。

徐 （忍氣）好，好。

警 （仍向胡來富）要是你們之間沒有爲了什麼，他怎麼不去攔阻別人，却偏偏和你找麻煩呢？

胡 我不知道。

劉 我也不知道。

警 （向劉三）住嘴，我沒有問你！

（因爲劉三討了個沒趣，於是在人群中激起了一陣輕微的笑波。）

警 （向大家）不要鬧！不要鬧！（轉向胡來富）那末，你是沒有什麼說的了？

胡 是的，我本來就不想說什麼。

警 (向徐四海)好了，你說吧。

徐 我有一座房子，前六七天他就看好了。他說他有家眷來住。我同他把價錢講好，給了摺子要打舖保去。他說舖保倒不費難，就搬來以後再打吧。……

警 這也沒有什麼呀：只要有家眷，有行李，舖保早一天晚一天，也沒有什麼呀！

甲 (靨腔)是了，是了，人家一個住房的，那兒會騙了你！

胡 (得意地奸笑)哈哈哈哈哈！

徐 老總，你聽我說，不是這樣就完了。以後——在大大前天，他還沒有搬去……

胡 這不對了麼：我沒有搬去，我不住你的房子了。這還有什麼說的啊！

警 噢，原來這麼回事呀。那很好辦：你呢(向徐四海)少得上幾天房錢，再

把房子租出去；你呢（向胡來富），你給了定錢沒有？

徐 他給了一塊錢。

警 那更好辦了。幾天工夫你得到一塊錢，就當成沒有人來租，這不完了麼。

胡 這話講的在理。劉三，我們走吧。

徐（揪住胡來富）走？說的倒容易！我們的事還沒有辦呢！

警（怒向徐四海）怎麼，你還要胡來麼？我剛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給解決了，你幹嗎不讓人家走？（加重語氣）現在，我再向你們說：要是那樣子辦成呢，大家走開，不成呢，我把你們送到局子裏，由你們隨便打官司去。要知道這樣多的人圍在這裏，不論是交通上，治安上都有妨害。在我的職務上是不能不干涉的！

徐（焦急地摸着額上的汗）老總！老總！我……我還沒有說完啊！

警 嗜，你這個人！我不是老早就要你講麼？

徐 就是在大……大大前天，他還沒有搬去……

（胡來富忽向劉三打起耳語，大家的視線就集中在他們身上。）

胡 （打完耳語）好，你去吧。

劉 對，我一定照你老的吩咐。

（劉三從人縫中鑽出去，走了。）

胡 （向徐四海）喂，有說的就請趕快說吧，大家都在等着哩。

徐 （繼續說）就是大大前天，他的家眷沒有來，就搬去四五個不三不四的人！

……

警 是做些什麼的？

徐 我弄不清楚。

警 （向胡來富）你明白嗎？

胡 是住他的房子，你問他吧。

警（無可奈何他轉向徐四海）你說吧，你說下他們的樣兒我聽聽。

徐 有兩個嘍嘍呱呱的，說起話來我也聽不懂，……

大家（驚異）噢——！

警（好像心裏明白）………！那末，另外呢？

徐 另外還有兩三個，倒是我們本地人；不過那樣鬼鬼祟祟的，好像是商量什麼事。

警 商量什麼事呢？

徐 我不知道，——我年紀大了，耳朵不行了。可是總還知道他們唧唧咕咕地在說什麼。

警（思索了一下）這個——？我說，你當初既看出他們不是正經人，就該不讓他們住去呀！

徐 是啊。當初他們搬的時候，我就不讓他們搬進去。他們說他們租好了的，

爲什麼不叫住？我說已經有一個姓胡的租好了。他們裏面就有一个人問：是不是胡來富租下的？我說是的。

警（向胡來富）唔，他們和你認識？

胡 認不認識倒沒有關係，讓他說完了，看該怎麼辦吧？

警（向徐四海）好。以後就讓他們住進去了，是不是？

徐 不是。我無論如何不教住進去，他們才找上他（指胡來富）到我那裏去。他說他的家眷停三兩天才來，先要他們住進去得了，出了什麼事朝他講。後來我問他要舖保，他說明天就給送來。

警 舖保是那一家？

徐 從那天起，他就躲的連影子也不見了。我去問住房的去，他們舉着我們中國話說：「滾去！我不租你的房子！」要是再問的多了，好像還要來打我似的。一到黑夜，那些來往的人就多起來了。……

警（忙取出懷中記事冊）哎，你住那兒？

徐（用手指點）從這兒一直過去，向南拐，東華巷十四號。

警（記下來）你姓徐，是吧？

徐是。我叫徐四海。家裏還有一個女孩子，一個老婆。

警（又記下來）這事情我清楚了。我想——

徐老總，你知道；我這樣年紀了，就靠這房子養活我一家三口人。從大前天

，前天，昨天，我就找他尋他，怎麼也遇不見；今天可算給碰着了！

警（向胡來富）徐四海都說是實話麼？

胡差不多也就是這個樣子。

警那末，你就是胡來富吧？（記下來）

胡是的，我叫胡來富。住豬耳朵巷七十六號。

警這房子的事情，你說怎麼辦？

胡 我現在正找舖保。本來說是大前天打好了送去的，可巧我認識的那個油鹽店掌櫃回家了，前天昨天，還沒有回來，今天總許能打好。

警 那些人——那些住房的，你都認識麼？

胡 他們說是來遊玩的，大約過幾天就走。

警 我說：你認識他們不認識？

胡 不全認識。

徐 老總！不管怎麼樣，我現在祇求他們搬出去。這一向盡鬧什麼漢奸啦，敵人的密探啦；那些人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真很難說呀！

一個工人模樣的人 頂好是讓他們走開，日子常了說不定出什麼岔兒！

甲乙 不錯，不錯，走開就完事了。

警（向胡來富）現在就這樣子：你同徐四海去要他們騰開房子好了。

胡 我看還是找個舖保吧；有了舖保自然就可以放心了。

徐 不成，不成！起初說好是租給你的，家眷來了你還去住去，他們那樣的人，就有舖保也不租給！那怕……那怕把定錢再退給你！

胡（推諉）沒有關係，遲三兩天家眷來了，我就住去，（挽徐四海）好了，現在你同我一塊找舖保去，該沒有說的了把？

徐（搖頭）……

警 怎麼辦呢？我看還是到局子裏去細講吧！

徐 老總！還是教他去交代那些人搬開好了。他家眷來我租給他，不來呢退給他定錢。

（一個學生由人堆裏擠進來。）

胡 我沒有告訴你，我的家眷就快來了麼！

警（驅逐四圍的人）散開些！散開些！這有什麼看頭！（向胡來富和徐四海）還是局子裏去吧，我看你們這事情，不是三兩句話就完的。

胡（拉住徐四海）我的家眷明天不來，後天一準來；你這人，怎麼這樣不開眼呢！

學生（指胡來富，向警察）老總！他騙你們！

警（奇怪）噢，你說什麼事情？

學 我住豬耳朵巷十四號，我知道他的家眷在這兒。

胡 盡胡說，我不認識你！

學 我跟你住的斜對門；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

警 什麼？他有家眷在這兒呀！

甲（向乙）奇怪，既然有爲什麼不承認呢！

乙 我看這裏邊一定有什麼古董？

徐 哈哈！你竟騙老子呀！我說怎麼好幾天也見不着你！

警 那末，胡先生！你明明有家眷在這兒，怎麼偏要說沒有來呢？

胡 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當着大家我還是那句話：我的家眷不在這兒。
學 老總，我敢做見証！他有一個老婆，兩個孩子；一個孩子叫胡喜祥。

胡 滾開吧，誰請你來「見証」的？

學 驅人是不成的，我知道！

工 這麼說，這傢伙一定是漢奸。來，我們把他弄住！

警 (阻止工人) 不要鬧！不要鬧！(向胡來富和徐四海) 我看你們這事，說不定還有什麼別的緣故；帶到局子裏去，反而不大好辦。這幾天上邊正有命令，說有什麼外國人到我們這兒來，頂好不要引起什麼誤會。這樣話我本來不應當在外邊說，可是今天就巧巧遇見了這種事；我們大家都是中國同胞，所以不妨向大家畧畧提提。不論怎樣的事，通通想開點兒好了。你們說怎麼樣？

胡 老總這話很對！

徐 可是我那房子給他們佔去就完了麼？
幾個人 是啊！

工 我們大家連合起來，把他們攆出去！

大家 對，把他們攆出去！

警 喂喂，不要亂嚷！不要亂嚷！（向徐四海）不是那麼說；胡先生不是答應
給你找舖保嗎！

徐 他那話靠不住。就像他說他的家眷一樣，還不是騙人麼！

警（嚴厲）那末，你說怎麼辦？

徐 老總說吧，反正我得向他要我的房子！

警（虛偽地）哈哈！你們硬要這樣子，那我也管不了啦。隨你們到那兒說理去，
祇要不妨礙交通，不妨害治安就行了。

工（上前一步）老總！話不能這樣講！他（指胡來富）用欺騙的手段去替外國人

租房子，當然是他的不對！現在我們中國人不能平平穩穩地過日子，誰都知道是因為鬼子在東一下西一下地攪亂我們。今天到張家口設飛機場，明天去包頭架無線電台，後天把兵船開到上海，……在北平大街上打野操

，還有近來蘆溝橋的事情，都不是故意來欺負我們麼！可是這樣子他們還覺得不夠，又私下裏派人到各地上去收買漢奸，跟他們私通聲氣，替他們運私貨，販白面，害得我們又窮又苦，又難受，又沒辦法。現在，我們要想把我們中國救過來，大家想想，除了打倒那些狼心狗肺的漢奸，除了把那種不說理，不把我們當人看待的外國鬼子打出去，還有什麼辦法呢？

學 打倒漢奸！

大家 打倒漢奸！

（大家想上前去打倒胡來富，但被警察所阻止。）

警 喂喂，不准這樣！不准這樣！上邊有命令不准在街上講演。（向工人）你這

個做工的，不准你開口說話！

（這時，劉三正好從人縫裏擠進來。）

劉（匆促地）胡……胡二哥！

胡 劉三，你來了？正好！給我揍那小子——那個穿學生衣裳的，他竟敢信口亂說！

（那一廂工人也抹起袖子，握緊拳頭，站在學生身邊。）

工（向劉三）來，過來試試！

警 喂喂，不准打架！不准打架！

胡 劉三！上啊！還怕什麼？我們的人沒有來麼？

劉（揪揪胡來富的衣角）胡二哥！來，來；我告你說。

（胡來富低下頭，聽劉三向他耳語，忽然神色大變，用驚訝替代了適才的暴怒。）

胡 (驚懼) 啊? 啊?

(劉三想把胡來富拉上出去，可是人圍的很多，無法走脫。)

(徐四海見他兩人要走，上前攔住。)

徐 不成，不成！你走了我的房子怎麼辦？我同鬼子說話人家不理我，你走了

我找誰呢？

胡 (畏怯) 哦哦！我忘了交代你：他們已經走了。

徐 啊，你又來騙我？我不信！我不信！

胡 真的，我不騙你！我不是騙你！

警 奇怪！不會這麼快吧！你不是說他們要過幾天嗎？

甲乙 不要受他的騙！那些人到我們這兒來，說不定要出什麼鬼主意。好容易

騙到一所房子，怎麼會不聲不響就走呢？

幾個人 對，對！不要受他的騙！

劉的確走了，並不是騙你們！

胡不信，我同你一塊看看去，的確確是走了。

學那末，我們都一起去，看看媽的鬼子們跟漢奸搗的什麼鬼？

工對，大家一齊去！

大家好，都去！都去！

警大家散開，不准通同去！這樣子有碍治安！這是人家姓徐的姓胡的事，與

你們什麼相干！

另幾個人不要走，看看去！看看去！

（警察一手拉徐四海，一手拉胡來富，站在那裏不動。）

警我們不走了，教他們去吧。

（圍觀的人也都停下來。）

（人圈外有個女郎在喊叫，——她是小香。）

香 爸爸！爸爸！

徐 (撒脫了警察的手) 哎！小香！我……我在這兒！

警 讓開點！讓開點！教姑娘進來！

(警察靠着他的才能和經驗，居然從密密層層的人堆中開出一條路，使小香走過來。)

香 爸爸！那些住房的全走了，媽媽叫你回去呢！

徐 嗯？當真走了！

香 媽媽說你回去吧，不要找什麼姓胡的了。

徐 今天我倒把他找着了。你看，那不是他是誰！(指胡來富)

學 喂，姑娘！你說一說，他們是怎麼走的？

香 呃，你們還不知道麼？(眼睛掃射大家)

徐 我們在這兒，怎麼會知道？

香（把目光落在劉三身上）哎哎，他知道呀！沒有向你們說麼？

甲乙 噢，原來他知道！

劉 是……是……他們全都走了！

工 姑娘！還是你說吧：他們就好好地走了麼？

徐 對，小香！你就給大家說說吧。

香 是這樣的：剛才——唔，有好大一會了——他（指劉三）跑去找那些人，說

是爸爸正在路上和姓胡的搗麻煩，問問他們看怎麼辦？一個鬼東西就說：

「打呀！這些中國小子，打了沒有事！」……那時我就想來叫爸爸回去，免

得給他們打着了！可是媽媽說我一個女孩子家，不讓我來……

（劉三又想把胡來富拉上走。）

警（向胡來富和劉三）等一下，等下人散了你們再走！

工 別嚷，別嚷！聽姑娘說。

香 後來，就有五六個流氓，懷裏揣着棒子同他（指劉三）一道兒出來了。我和媽正在愁着，這一來爸爸可沒有命了！不想過了一會他們又都返回去，嗩哩咕嚕地一拾掇，就搬上走了。

學 咳！沒有看見他們來打呀？

香 是的。一個流氓苦着臉向那些人說：「他們在那裏聚了好多人，要真是打起來，恐怕佔不了便宜！」

（胡來富劉三畏縮一旁，無地自容。）

工（興奮）啊，原是這樣呀！（向大家）大家明白了鬼子們爲什麼要搬走麼？幾個人 明白一點。

另幾個人 嗯，還不大明白。

工 好，我把這回事再給大家表訴一下。就是我們都在這裏聽他們講租房子的，這傢伙（指劉三）就偷偷到鬼東西那邊去報告了。鬼子一聽這回事，就

「打發來幾個流氓，想把他（指徐四海）揍一頓。這樣一來，他再不敢向姓胡的鬧麻煩，鬼子們也就能隨便把房子白佔了！這樣的欺負我們中國人，窮佔我們的地方，大家說可惡不可惡？」

大家可惡！

警 哎哎！怎麼你又來了！

甲乙（一個人拉住警察一隻手）老總！老總！要他說完。

大家 講下去！講下去！

工 我們知道了！可惡！就成了麼？不成的！我們這位房東（指徐四海）早就知道可惡了，可是他要同那些混賬王八蛋講理去，他祇有挨揍！你們大家說：

「可惡！有什麼用呀？」

徐（反問工人）是呀！「可惡！有什麼用呀？」

工「是呀！可惡有什麼用呀？「你一個人」可惡，你一家子」可惡，不說一點

沒有用，還會叫你吃虧的！那些昧了良心的鬼子，那些狼心狗肺的漢奸，天天盡做些叫你可惡，叫我可惡的事情，今天來欺壓你，明天去收拾我，弄得我們「家敗人亡鬼吹燈」——「可惡有什麼用呀？」

警（勝利的驕傲）白可惡，沒有用！

工 不對「可惡」是有用的，祇看我們「可惡」的有沒有力量！那就是要看這可惡是一個人的，還是一群人的；是一家的，還是大家的！你要是一個人的，一家的，那就沒有力量，那就正好叫你「有理說不得嘴」！要是一群人的，大家的，就有用處了。剛才不是說鬼子打發人來要揍他（指徐四海）嗎？可是那些流氓打手，一見我們這裏有這麼多的一群人，並且都願意去打倒漢奸，攆走鬼子，打起架來呢，他們一定討不了便宜。流氓打手們回去給鬼子一說，他們知道這裏的人多勢衆，知道我們的力量很大，就趕緊「小和尚捲舖蓋」，滾他娘的蛋了！

幾個人 哈哈哈哈哈！

工 不要笑，不要笑。這件事正是告我們說：敵人不住地來搶我們，奪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用上大群的力量去抵抗，才弄得常常失敗，常常後退，這是頭一件。第二件呢，我們要想有大群的力量，就得明白凡是我們中國的地方，中國的東西，就都是我們中國人大家的；不能分成了是你的，是我的；敵人來搶我的你不管，敵人去奪你的我不管；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不管來不管去，還不是都讓敵人管去了麼！

警 對，這話倒有道理！

徐（感激）是是是！我那房子，要不是他們看見我們有這麼多人，那兒會就走呢！

香 我媽媽也說：多虧了大家給出力！

（有的人在散去。）

學 諸位，等一下！現在還有一件事！剛才那位的話，大家都已經很明白了。

可是不要忘記了，勾結敵人來欺負我們自己的漢奸，更是不能放鬆的。現在一定得把這兩個漢奸（指胡來富和劉三）綁起來，送到監牢裏去！

警 已經沒有事了，大家都散開吧！

大家 不成，不成！一定得綁起來！要不我們就揍死他兩個！

（警察在群情激昂下，祇得將繩子取出，大家幫着他把他兩人縛住。）

（圍觀的人向四面散去。）

（警察把他兩人帶向往局子的路上去了。）

——幕——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每册實價二角五分

✓
著作 張季純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十三號
廣州鹽運西路三巷三號
長沙東長路二百零二號

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香港世界書局

封 面

鄭川谷作

82
112322

¥0.25